

壹、前言

第11屆的臺灣同志大遊行已於2013年10月26日在臺北圓滿落幕。臺灣同志聯盟從2003年的「看見同性戀」主題到2013年的「看見同性戀2.0：正視性難民，鬥陣來相挺」標題定調，這些社會運動大都著墨在家庭、交友、工作及政治領域的平權訴求及身分認同，對於同志愛滋感染者在生活中遭遇的瓶頸、困境，卻少有論述，民眾對於愛滋病（或稱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的恐懼心態依舊存在，愛滋病與男同志的標籤化污名連結仍難以破除。這幾年研究者在近身關懷愛滋病感染者的體驗中發現，臺灣年輕一代的「愛滋無感族群」正悄悄浮現。

愛滋感染者，以男男間性行為為最主要感染途徑，因此男男戀性行為則合理化地被定義成愛滋感染的高危險族群。張銘峰（2002）根據中年男同志所做的研究指出，同志情慾多半是透過肉身的實踐後再進一步發展同性情愛關係。對男同志而言，先性而愛是男同志建立親密關係的常見模式。

貳、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愛滋病自1981年被確認後，在全球引起一片恐慌，臺灣在1984年出現第一個案例後，各專業對於愛滋病的研究也愈來愈多。柯乃熒、陳瑞玲與陳佩佩（1999）分析臺灣地區1986～1997年愛滋病相關研究議題發現，國內愛滋研究仍以生物醫學為取向，重點鎖定在少數危險族群，並以流行病學作為監測工具，至於其他非醫學相關學科的參與則十分有限。根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5）至2014年12月的愛滋病統計資料，因性行為且為同性戀感染愛滋病個案人數為13,600人（47.37%），因此男男戀性行為則合理化地被定義成愛滋感染的高危險族群。

男男戀性行為中的肛交，是性行為中出血率較高的性交方式，也是男同志使

用的性交方式之一。對男同志而言，先性而愛是男同志建立親密關係的常見模式，但「性」卻又是在親密關係中不可或缺的。謝文宜（2009）提到，男同志伴侶關係的經營背負著許多壓力與痛苦，又被社會所壓抑、禁止與否定，為什麼還是有許多同志朋友，不斷地想進入這樣的愛情世界？期望透過本研究能夠瞭解性慾在男同志親密關係中的角色為何？感染愛滋對男同志的性會產生何種變化？安全性行為的認知與實踐，在感染前後有怎樣的變化？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男同志愛滋感染者作為研究對象，茲將研究目的列述如下：

- 一、瞭解男同志愛滋感染者高風險性行為；
- 二、探討男同志愛滋感染者性慾需求與親密關係之間的關聯；
- 三、探討男同志愛滋感染者交友管道與媒介；
- 四、藉由本研究發現提出愛滋防治教育的建議與方法。

參、文獻探討

過去對於同性戀的研究大多放在身分認同、父母與伴侶關係經營的社會處境（畢恆達，2003；劉安真、程小蘋、劉淑慧，2002）。近十年臺灣博碩士論文以「同志」或「同性戀」為論述主體的約有86篇，但都偏向主流菁英份子同志認同歷程研究，對於男同志愛滋病感染者的研究甚少。若以「男同志」與「愛滋病」為主題的只有六篇，兩篇是針對男同志愛滋篩檢障礙及政策的觀點分析（范順淵，2013；陳偉霖，2013）；一篇是針對男同志愛滋病的知識、態度及行為的調查分析（陳毓旻，2008）；另三篇則是針對男同志愛滋病感染者生命經驗、性實踐及親密關係的探討分析（吳意山，2005；李夢萍，2011；陳姝蓉，2003）。臺灣的同志研究尚未進一步針對男同志愛滋感染者探討性慾流動的相關議題，因此本研究以男同志與愛滋病、男同志與親密關係、男同志與性慾互動等三個面向來作為文獻探討架構：第一部分探討男同志與愛滋病的關聯性；第二部分探討男同志間的親密關係；第三部分探討男同志性慾互動方式。